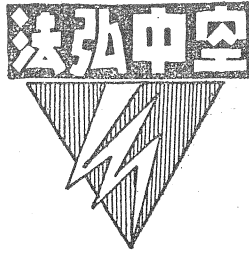


華嚴疏有五門念佛論；乃至律宗的南山，以開合二門，解釋淨七藏土。這都是各宗開創或中興的祖師，由其著作裏，可以窺見對於淨土的崇尚與宏揚，其他諸祖可知。密宗在內地傳承本不甚著，藏密與東密自有淨土教，更是蔚為大國。

是則學淨土的，不能不兼該諸宗，學諸宗者，亦不能不旁涉淨土。就信仰之普及，與傳布之廣遠而言，即以淨土宗代表中國大乘佛教的全貌，固無不可。

至於反對者的論調，以淨土為接引初機，遷就劣根。淨土的創始，起於文殊普賢馬鳴龍樹，成於歷代祖師，難道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及歷代祖師都是初機劣根嗎？而且這也不足深辯，學道人最不應該自命不凡。就算淨土法門，是專為初機劣根。我雖上土而自命初機，雖勝根而自命劣根，有何不可？所怕的是本初機而自命上土，本劣根而自命勝根，那就誤事不淺。例如道力未充而欲出入三界，度生無厭，勢必為業所牽，從流忘返。有



十善業道經講話
 臺北民本電臺佛學講座廣播

各位聽眾！今天的佛教之聲，仍由南亭法師，宣講十善業道經，下面是南亭法師的話，由本臺代為播送：

各位聽眾！上次講的第三第四兩個小段，他的大概，是說：衆生的虛妄心，是沒有形像，既不可拿眼睛看，也不可以手去捉摸，祇對着外境的時候，虛妄顯現而已。宇宙萬有的生起，都是由於心物的兩方，積集起來，也就是因緣和合而有。因此，世界上，一切的事事物物，祇見到因緣的聚散，到底沒有誰在作主，既沒有能有的我，也沒有我所有的一切事物。在表面上看來，世界上雖有種種不平的現象，而實在於其當中，沒有一個萬能的主體，作為一個能作的作者。雖然沒有一個能作者在作主體，但世間上的事事物物，祇要因緣和合，就不斷的在繼續生起，而且永無了期，所以這種雖無而有，雖有而無的幻化現象，實在微妙得令人難於思議。今天講到第五，指示應修善因。經上接着說：

「智者知己，應修善業。以是所生蘊處界等，皆悉端正，見者無厭。」

智者是有智慧的人，知己，是已經知道了已上的道理，善法，是合情

人說既發大願，必為佛力加被。不知佛既說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的淨土法門。汝不肯走此穩當路線，而強効法身大士所為。同於舉鼎絕膺，代斷傷手，咎由自取。所謂佛力加被，如楞嚴經所云「惟望如來，惠我三昧」，乃是不可可能的。又有人說修淨土是逃避現實，無大悲心，尤為謬論。幻化衆生，夢中佛事，焉有現實可言？而淨業行人，亦非置而不問。古人謂先求往生西方，再來度化衆生，喻如先學泅水，再救溺人，否則必至同溺，可以算得罕譬而喻。淨土法門，惟佛與佛，乃能證知。如良藥治病，惟醫師能知處方理由，病人深信醫師，只可照方服藥。若等候研究明白其所以然，萬來不及。諸宗典籍，每有疑問。惟淨土經咒，向來無論如何反對，只能指為權說，不能指為偽造。權說也是佛說。醫師既為我所信服，藥方又確為醫師所製定，豈可不珍重服用？若說淨土不可信，則佛說一切法皆不可信，那末根本不來學佛，豈不天下太平！？

合理的行為。以是所生蘊處界等、蘊處界的三個字，請各位注意聽，這三個字是佛經上很重要的三個名相，蘊有五蘊，又叫五陰。蘊者，集聚的意思，陰者蓋覆，或賊害。蘊有五個：一色，二受，三想，四行，五識。第一個色是顏色的色字，這個色字，包含了青黃赤白的顯色，和長短方圓的形色，以及一切有質礙的色，也就是宇宙萬有，和我們衆生身上的髮毛爪齒，骨肉精血，簡單的說來，就是物質。第二個受字是領納或感覺，我們因為要生存，不斷的要與外界接觸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交涉，因此我們本身就有苦，樂的感覺，因這些感覺，所以對於樂的環境，就想永遠持有；於苦的環境，就想很快的脫離。因人類間，大家都有這種歡迎與拒絕，其間就生出許多損人利己的行為來了。第三個想字就是思想，國家民族的組織，社會秩序的形成，一切學說的產生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紛擾，都以這個想、為原動力。第四個行字，就是行路的行。我們走路，須要一隻腳舉起，一隻腳放下，不斷的舉起，不斷的放下，才叫做行。不然，就叫做立，或坐。所以行字表示了宇宙人生是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生滅不已的動態。第五個識字，是知識的識。佛教講衆生的心，有真有妄，這個識是妄心的總名。因為妄心有八個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這叫前六識。還

有第七末那識，第八阿賴耶識。這裡且把他當六個識說話，而以第六意識為其主體。識為思想和感覺的泉源。綜合起來說：第一個顯色的色，是代表了物質，在佛學上叫做色，或者物。受想行識的四蘊，代表了精神，在佛學上叫做心。一般的說來，世界上的一切，不出精神和物質；在佛學上講，世界上的一切，不外乎色心二法，或心物二法。

第二蘊處界的處界，是十二處，十八界。十二處，是六根，六塵。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。十八界於十二處中，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六識。這都是色心二法的開合不同，總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的五蘊為本。如果詳細的講起來，甚是麻煩，所以仍根據五蘊的一句話講下去。

前面不是講過嗎？五蘊就是色心二法。色，代表了我們身體上的髮毛爪齒，骨肉精血。受想行識，代表了我們的心理。我們整個的身體和動作，不出色心二法。我們自從集聚這五蘊色心二法，組成眾生的份子而後，真心為他蓋覆，為他賊害。真心是清淨而光明的，因為五蘊的蓋覆，賊害，而形成了染污和黑暗。身體上的眼淚鼻涕，大小便利，多麼醜陋啊！而且壽命短促，形像難看。經上的「皆悉端正」，端正就是好看。見者就是看到你的人，無厭就是看不够。我現在再把他連貫起來說一遍：

釋迦世尊，告訴我們說：有智慧的人，既然知到眾生環境的好醜，身體的強弱，相貌的好看不好看，皆是各各隨各人過去世所造的善惡業因，而感受到不同的果報，就應修行合情合理的善業。由此善業，所感生的五蘊，十二處，十八界，所組成成功的這身體，才能一一端正無比，使看到你的人，都不討厭你，而且歡喜看到你，永遠都看不够。

以下講到第六小段，是以佛身作證。經上說：

「龍王！汝觀佛身！從百千億福德所生，諸相莊嚴，光明顯耀，蔽諸大眾！設無量億自在梵天，悉復不現。其有瞻仰如來身者，豈不目眩。」

佛身是佛的身體，百千億是數目之多。福是福報，德是道德。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莊嚴妙好，所以說諸相莊嚴。光明等於日光月光，顯是顯赫，耀是照耀。蔽諸大眾的蔽，是遮蔽的蔽。諸大眾，就是在佛座下的四眾弟子。自在梵天，是色界禪天的大梵天，四禪天的大自在天。因為色界天上的天眾，身上都是有光明的，舉這兩天，以代表色界十八天的天眾。瞻仰就是頭仰起來看。目眩就是眼睛發花。

人們因為修善而感招到好的相貌，那末！世間上的人，為什麼不肯修善呢？釋迦世尊，因而以身作證，乃招呼龍王說：龍王！你看嗎？你看

我的身體頭面，我不是有三十二相嗎？我的眉毛像月初的月亮，我的兩耳垂肩，我的牙齒細白齊密，我的雙手垂下去過了膝頭，我還有八十種隨形妙好，我怎能一時說盡呢？我這許多相好，皆是從修福修德而來的莊嚴。我不但具有諸相莊嚴，並且身有光明，光明的顯赫照耀的程度，大眾中如菩薩，阿羅漢，他們的光明，皆為我的光明遮蔽下去。色界天上的天眾，雖然各各都有光明，但即使有無量億數的大自在天，大梵天，他們的光明，在我的光明照耀之下，皆顯現不出來。如有普通的眾生，拿眼睛去看看如來光明的話，他的眼睛豈不是要發花嗎？

各位聽眾：這許多話，好像是釋迦世尊自己表示自己的了不起。我們也佩服。釋迦世尊是真的了不起。因為他從多生多劫以來，犧牲自己，利益眾生。都如他因地中修佈施的時候，曾經捨身救濟將要餓死的老虎，割肉代替被捕的小鷄。入海取寶，以救濟貧乏；割肉佈施將要餓死的產婦。說法化導一切眾生。種種功德，數不勝數。而且眼睛的好看，由於目不邪視；手臂的過膝，由於扶持，侍候病人，一切的相好，無不是從修德行仁而來。釋迦世尊，要我們跟他學習大慈大悲，救人救世的精神，所以以身作則，希望我們見賢思齊，所以招呼龍王，叫他觀看佛身。

各位聽眾！你們須要健康而端正的身相嗎？如果須要的話，請你們努力學佛！

各位聽眾！上面講的是：應修善因，以佛身為證的兩段。意思是說：人們如肯各各勤修善因，則未來世所得的相貌，一定很好。釋尊並且以自己的相貌作證，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的人。現在接續講到第七第八兩小段。以菩薩為證，與以八部為證。經上說：

「汝又觀此諸大菩薩，妙色嚴淨，一切皆由修習善業福德而生。又諸天龍八部眾等，大威勢者。亦因福德善業所生。」

「汝又觀此」的汝，仍是釋迦世尊招呼龍王。「此諸大菩薩」，就是指當時在會的諸大菩薩，「妙色嚴淨」，是說諸菩薩的相貌，妙好的顏色，莊嚴而清淨。前面曾經講過，佛的光明，能遮蔽一切。可是諸菩薩的光明，雖然被佛光遮蔽，畢竟不是沒有光明。諸天，當然是三界二十八天。龍，以及夜叉，乾闥婆，阿修羅，迦樓羅，緊樓那，摩睺那伽，這在佛經上稱為護法八部。大威勢者，八部中非天即神，都有大威猛的力量，都如移山填海，或使山崩海嘯，以手障蔽日月，這些玩意兒，在他們不算稀奇。

所以這兩段之初，佛又招呼龍王說：龍王！你再看看；我這會場上的諸大菩薩，他們光明雖遠不及如來。但他已經獲得色自在，或者心自在，都

能成就清淨而莊嚴的妙相。即使是天龍八部，但能參與我此法會，都有威猛勢力，能降服魔怨，擁護佛法，他們都是因修學善業的因，所感生的這善的果。以下第九小段及顯水族粗鄙。經上說：

「大海中所有衆生，形色粗鄙，或大或小，皆由自心，種種想念作身語意諸不善業，是故隨業各自受報。」

大海中所有衆生，當然指水族而言。水族裡的衆生，具有種種不同的種類，他們的形像，顏色，更是各各不同，唯一相同的，就是總逃不出一個粗鄙。粗者粗糙，鄙者鄙陋。不要說，我們知道。我們看嗎？那水族裡的龜龜鼉鼉，他們的形像，還不够粗鄙嗎？水族中最大的，無過於鯨魚，大的鯨魚，口能吞沒巨舟。而最小者，種類繁多，小到非顯微鏡不能看見。這大小的懸殊，也可謂有天淵之別了。這形像極其粗鄙，而體積又大小懸殊的水族。據釋迦世尊告訴我們說：他們也是由於自心上的種種想念，發動於身口而造作了許多不善的業因，各各又隨著這許多不同的業因，感受著不同的果報。

各位聽衆！他們各隨各的業因，感受不同的果報，與佛和我什麼相干？要知到釋迦世尊，為三界導師，四生慈父。水族為四生之一，也是衆生之一。水族裏衆生，沉淪在水際，壽命長者，有數百千歲的，不見天日，吞噉同類，自我相殘。至於魚蝦之類，每天都有億萬數的生命，在充人類的庖廚，而受刀砧烹割的苦惱。我佛大慈，焉有不生憐愍心的呢！可是因果定律，法爾如然，善惡業因，既然已經造成，則業果之來，祇是時間的問題，任何人都沒有這股力量，使這已成的業因，歸於消滅。至於業果已經現前，那即使是釋迦世尊，站在你面前，也不能相救。比如有些宗教徒說：一信就得救，一經禱告，就什麼罪都沒有了。這不但不孚事實，而且也破壞因果，破壞法律，於社會人心，有很大的惡影響。因為，假如一個人，犯了殺人放火的罪，他會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假如他的罪惡沒有發現，可以倖逃法網，因果律還是要制裁他的。如果一信就得救，一禱告什麼罪都可完了。那末，小人還有什麼忌憚，因為殺人放火，奸盜邪淫的罪惡，一信仰，一禱告就沒有事了，那何不多殺幾個人，多放幾次火，不過多禱告幾次罷了，反正一文不化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？而佛教的教人，側重在動機之邪正，要正，要從因上做起。所以楞嚴經上說：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。梁皇懺上也曾說過，非空非海中，非入山石間，無有地方所，脫之不受報。這話的意思，就是說：業果已經成熟而現前，那怕你逃到虛空中，逃到海底，逃入山石的夾縫中去，你都不妄妄想，能逃脫了已成熟而現前的惡報。所以釋迦世尊，將他自己和菩薩八部的上好果報，水族衆生惡劣的果報，一一以現前的事實，指示我們看，使我們知到戒慎恐懼於日

用之間最初的一念，這樣的教育，才算有益於世道人心，而輔助政治，法律之所不及。以下講到第十小段，結示正見修善。經上說：

「汝今當應如是修學，亦令衆生，了達因果，修習善業。汝當於此，正見不動，勿復墮在斷常見中，於諸福田，歡喜敬養。是故汝等，亦得人天尊敬供養。」

這一段文裡邊，所謂勿復墮在斷常見中。什麼叫做斷常二見呢？這是一個哲學上很值得研究的問題。斷者斷滅；常者恒常。宇宙間森羅萬象，尤其是人類的生死。人類數十年的生存，非死不可，死了以後如油盡燈滅，什麼都沒有，這叫做斷滅見。六朝時候，有一位大人，名姓叫王綱，這一位的見解，就是斷滅見。他說：人身之與靈性，等於刀之與鋒。比如切菜的刀，有他的銳利的鋒芒，如果刀的本身，鏽了，爛了，鋒芒當然跟着也沒有了。人身如刀，言語行為，等於鋒芒。刀鏽了，鋒芒沒有了。人死了，什麼靈性，當然，也不會存在。這種斷滅見，是最危險而遭害於無窮的。因為靈性的存在，固然是事實。因為沒有形象使我們可以看到，又不肯信仰古聖先賢，唯憑自己的偏見，硬生生的說他沒有，假如這是個人的理想，他也並未作奸犯科，這倒不生什麼關係；如果是一個學者，把這種斷滅見的理想，著成學說，更因為作者的聲望而風行海內，那就害人不淺了。共產黨的唯物論，就是不承認精神的存在，把人類當做機械，所以才有人海戰術的產生。成千成萬的同胞，結合成人海，而充當了炮灰，在共產黨視之，是無動於中的，這就是斷滅見的流毒。什麼叫做常見呢？有一類外道，修學一種禪觀，自己認為已經證得涅槃，永遠不生不滅。其實他是生了無想天，或者無色界天。無想天的壽命五百大劫，無色界天的壽命，二萬至八萬大劫。但是不管你多大劫的劫數，劫數盡了，還是墮落下來，所以這也是自誤誤人的一種偏見，在佛學上認為都是邪見。

所以釋迦世尊招呼龍王說：龍王！你應當如我以上所說的善因果去修學。也要叫衆生，了達因果，修習善業。你更應當保持正見，不要再起執斷、執常的邪見。於諸福田，歡喜敬養。福田者培植之田，田，具有生長的功用。三寶是衆生的福田，供養恭敬於三寶，就是培植福田。培植福田，可能獲得更大的福慧，所以供養三寶，並不是一定蝕本的事。因此，釋迦世尊，最後又說：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。

恭輓金馬崙三寶寺演本老和尚

念生

萬里南溟播道馨，深參妙理契如如，天涯共仰無爲法，案上猶存未寄書，（蒙師以物猶如此見寄，回信尚未發出）歷劫修真登十地，幾番升座演三車，八旬上壽原彈指，應化重來願不虛。